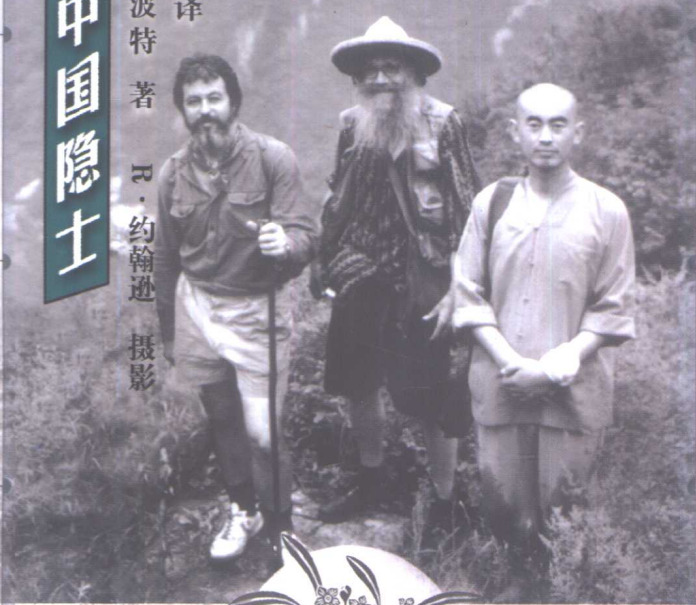


空谷幽兰

寻访现代中国隐士

【美】比尔·波特 著
明洁 译
·约翰逊 摄影



民族出版社

新 合 理

THE NEW REASONABLE

1997.10.1



寻访现代中国隐士

空谷幽兰

【美】比尔·波特 著 明洁 译 丁·约翰逊 摄影

民族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空谷幽兰 / (美) 比尔·波特著; 明洁译. —北京: 民族出版社, 2001.8

ISBN 7-105-03789-X

I. 空 ... II. ①比 ... ②明 ... III. 隐士—文化—研究—中国 IV. K20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1) 第 060278 号

民族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市和平里北街 14 号 邮编 100013)

<http://www.e56.com.cn>

民族出版社微机照排 北京东方圣雅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2001 年 9 月第 1 版 2001 年 9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开本: 850×1168 毫米 1/32 印张: 8 字数: 138.8 千字

印数: 0001—4000 册 定价: 16.00 元

该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本社发行部联系退换

(总编室电话: 64212794; 发行部电话: 64211734)

作者



比尔·波特

是美国当代作家、翻译家和著名汉学家。他把中国古代大量的佛教典籍翻译成英文，在欧美引起了极大的反响。

他曾经以“红松”的笔名翻译出版了《寒山诗集》、《石屋山居诗集》和《菩提达摩禅法》等英文著作。从1972年起，他一直生活在台湾和香港，在中国大陆作了大量旅行，并写了大量介绍中国风土文物的书和游记作品，《空谷幽兰》是其中最著名的一本。它在欧美各国掀起了一股学习中国传统文化的热潮。

摄影师



史蒂芬·R·约翰逊



因陀罗网书海
Indranets.com

责任编辑：黄显辟
唐海琴

封面题字：刘克苏
封面设计：明和

谨
以
此
书

—— 献给那些在孤独
的道路上行进的人们

简

《空谷幽兰》是美国汉学家比尔·波特写的一部关于中国的“文化苦旅”。他通过亲身探访隐居在终南山等地的中国现代隐士，引出了中国隐逸文化及其传统的产生和发展的历史，并把它与他正在实地采访的现状相对照，表达了对中国传统文化的高度赞赏和怀恋之情，并写出了他所看到的中国传统文化在未来发展的希望。

虽然也是“文化苦旅”，但是本书的风格与余秋雨教授的凝重不同——比尔就是在描写被摧残的老树时，也要同时让读者看到老树残干上新发的嫩芽；兼之本书语言像白描一样简洁优美，富有生机和感染力，而且字里行间透着美国式的幽默，常常会令读者会心一笑，因此准确地说，这是一部关于中国传统文化复兴的“希望之旅”。

值得一提的是，本书插图照片中的风景异常优美，令人叹为观止，有的是摄影师史蒂芬·R·约翰逊冒着生命危险拍摄的。

介

目 录

序 伸手触摸隐者的呼吸 (1)

第一章 隐士的天堂 (1)

自古以来,隐士就那么存在着:在城墙外,在大山里,雪后飘着几缕孤独的炊烟……在我动身前往中国大陆寻访隐士前两个星期,台湾的一位官员告诉我,共产党早就把大陆上的隐士连同真正的出家人消灭光了。然而一个月后,与五个年轻的和尚坐在那个小小的土坯寺庙里,看着门外连绵不尽的苍蓝的终南山,记录着隐士的地址,我只有微笑的份儿了。

第二章 月亮山 (15)

终南山,有人将它解释为“月亮山”。传说中,那里是太阳和月亮睡觉的地方,在它神秘的群峰中,坐落着天帝在尘世的都城,还有月亮女神的家。于是这里就成为某些人前来试图接近月亮的神德和它的力量根源的地方,因而也就成了隐士的天堂。

第三章 举世皆浊 (24)

隐士是中国保存得最好的秘密之一,他们象征着这个国家很多最神秘的东西。对于一部分人来说,修道意味着孤独的生活;而对于另一部分人来说,则意味着从政生涯。然而不管怎么样,他们都是一泓泓“纯粹的思考”和“纯粹的生活”的源泉,迟早会找到合适的渠道,流向人间。

第四章 访道 (36)

当中国人开始把他们对宇宙的理解写成文字的时候,他们有一个通用的字,这个字就是“道”。迄今为止,还没有哪一本书对“道”的解释能够超过老子的《道德经》。根据记载,《道德经》是老子在终南山写出来的。于是我们从函谷关开始,沿着老子走过的路线,去终南山访道。在楼观台——也就是《道德经》的家——我们终于得以聆听道的真谛。

第五章 鹤之声 (62)

华山,不仅风景优美,而且自古以来就是隐士修行的佳地。在攀登华山寻访隐士的途中,我们经过一块石头,它的正面刻着“鹤之声”三个字。鹤在道教里是变化、超越、洒脱、纯洁和长寿的象征,用它来代表华山是再完美不过的了。可是很显然,这只鹤已经飞走了。



第六章 登天之道 (89)

终南山一直延伸到印度。最初的印度和尚们来中国的时候,他们就定居在终南山里。而且中国的绝大多数大师都曾经在终南山修行过。现在这么多出家人仍然来终南山的原因是,这里还很容易找到一个隐居的地方。

第七章 云中君 (124)

自唐朝起,嘉五台就因为山峰险峻、环境清幽而在佛教徒中享有盛名。每个人都知道这些山是个修行的好地方。时至今日,嘉五台仍然很安静,在山洞中,在茅篷里,仍然有许多人在修行。

第八章 朱雀山 (152)

唐朝时,皇宫的朱雀门朝向 25 公里外的苍蓝的终南山岭。向往林泉的云游者们从朱雀门出发,沿朱雀街前行,而他们落脚的地方就是南五台。在这里,我问一位隐士为何选择此地,他说,对于一个出家人来说,重要的事情是精神上的修炼,为此,他需要一个安静的地方。这座山很安静,一千多年来,这里一直是那些想致力于修行的人汇集的中心。

第九章 走过销魂桥 (179)

很多个世纪以来，灞桥一直以“销魂桥”而闻名——它是中国古代最著名的送别地点，也是100万首涉及到柳树的诗的背景地。至少两千年了，灞陵地区一直吸引着寻求隐居的人。我们追随着韩康和另外1000位隐士的足迹，渡过了灞桥，来到了另一个隐士之家——骊山。

第十章 暮星之家 (195)

长白山被誉为暮星(太白金星)之家。史志上说，太白山上有很多登山者的残骸；曾经爬上过顶峰的中国人说，长白山比华山危险多了。不过，隐士们在太白山上已经住了几千年了，时至今日，他们仍然在山上寻找幽居之地。

第十一章 访王维不遇 (207)

在中国古代，选择隐居生活并不总是意味着艰苦的生活。除了宗教苦行者和正直的穷人之外，还有一些富有的隐士，他们的艺术感受力促使他们走出城市，走进附近的山里。住在离长安一日行程之内的清贫的终南山隐士们，偶尔会发现，他们正在与中国最有教养的人分享自己的茅篷。

第十二章 大道入塵..... (215)

在西安卧龙寺,我与一位隐居于此的和尚谈终南山,谈隐士。我告诉他,这还是我第一次遇见城市隐士。他哈哈大笑起来,我也哈哈大笑起来。此时,我想起了中国人所说的那句话:“小隐隐于野,大隐隐于市。”

译后记..... (229)



第一章 隐士的天堂

在整个中国历史上，一直就有人愿意在山里度过他们的一生：吃得很少，穿得很破，睡的是茅屋，在高山上垦荒，说话不多，留下来的文字更少——也许只有几首诗，一两个仙方什么的。他们与时代脱节，却并不与季节脱节；他们弃平原之尘埃而取高山之烟霞；他们历史悠久，而又默默无闻——他们孕育了精神生活之根，是这个世界上最古老的社会中最受尊敬的人。

中国人一直很崇敬隐士，没有人曾经对此做出过解释，也没有人要求解释。隐士就那么存在了：在城墙外，在大山里，雪后飘着几缕孤独的炊烟。从有文字记载的时候起，中国就已经有了隐士。

中国人说，他们的历史要上溯到五千年前的黄帝时代。黄帝是目前人们所知的最早的黄河流域部落联盟的首领，后来这些部落的人民把自己称为中国人。但是黄帝是从两个隐士那里，学会了怎样战胜敌人和延年益寿的。从公元前2700年到前2600年，他统治了一百年。大约与此同时，埃及建造了第一批金字塔。

黄帝乘龙回归了仙班。此后，中国新生文明的领导权又经历了几代人。大约在公元前2300年的时候，传到了尧的手中。两千年以后，孔夫子称赞尧是最有智慧的人，因为他略过了自己家族的成员而选择了一位隐士作为继承人。公元3世纪，皇甫谧在他的著作《高士传》中，记述了这件事

情：

尧让天下于许由。曰：“日月出矣，而燔火不息，其于光也，不亦难乎？时雨降矣，而犹浸灌，其于泽也，不亦劳乎？夫子立而天下治，而我犹尸之，吾自视缺然。请治天下。”许由曰：“子治天下，天下既已治矣也，而我犹代子，吾将为名乎？名者，实之宾也，吾将为宾乎？鹪鹩巢于深林，不过一枝；偃鼠饮河，不过满腹，归休乎君，予无所用天下为！庖人虽不治庖，尸祝不越樽俎而代之矣。”（不受而逃去。）

许由没有接受尧的建议，为了清除这席谈话可能残留的影响，他到河边洗了耳朵。但是尧决意要找到一个品德优秀的人，于是他又去接近另一位名叫舜的隐士。舜接受了尧的禅让，后来他也去找了一位隐士来做他的继承人。《高士传》又一次记载了这一事件：

2

（及尧受终之后，）舜又以天下让卷（善卷）。卷曰：“昔唐氏之有天下，不教而民从之，不赏而民劝之，天下均平，百姓安静，不知怨，不知喜。今子盛为衣裳之服以眩民目，繁调五音之声以乱民耳，丕作皇韶之乐以愚民心，天下之乱从此始矣。吾虽为之，其何益乎？予立于宇宙之中，冬衣皮毛，夏衣絺葛。春耕种形，足以劳动；秋收敛身，足以休食。日出而作，日入而息，逍遥于天地之间而心意自得，吾何以天下为哉！悲夫，子之不知余也！”遂不受去，入深山莫知其所。

皇甫谧所记载的这两个故事，是从《庄子》以及其他公元前4世纪或更早的著作中择取的。看起来中国人似乎从开始记录中国文明早期领导者的轶事的时候起，就已经同时记载了隐士的故事。在过去的两千年里，他们一直重复着这些隐士统治者的故事——如果不竭力去仿效的话，那么他们就将它们视为理想人物，珍藏于心中。当然了，密集的群山是不会像人这样做的。但是这些故事的目的是为了创造一个隐士社会——姑且假定这是可能的——它们是针对那些行使权力的人的。它们所传达的信息是，权力的传递应该建立在美德和智慧的基础之上，而不是裙带关系。

这些故事构成了中国最早的政治批评。但是它们不仅仅是故事：真的有人更愿意选择荒野，而不是文明。这正是世界各地隐士传统的基础。而中国隐士传统与众不同之处在于，隐士在他们所遗弃的那个社会中，享有崇高的地位。

我自己开始了解中国的隐士传统是在1972年。那一年，我离开了美国，搬到了中国的岛省台湾。台湾在上海的南面，香港的北面，与福建海岸遥遥相望。到了之后没几天，我就开始了在一座佛教寺庙里的生活：天亮前就起来诵经，夜晚听钟声，一日三餐素食，一个房间，一张床，一顶蚊帐，没有钞票。如果我的腿太痛了，或者对禅垫感到“深恶痛绝”的时候，我就读书。

除了佛经之外，我也读儒家和道家的书。那些书里有很多生活在山里的中国古代隐士的故事。我非常喜爱这些故事。我能够理解有的人什么都不想要、而只想过一种简单的生活：在云中，在松下，在尘嚣外，靠着月光、芋头和大麻过活。除了山之外，他们所需不多：一些泥土，几把茅草，一块瓜田，数株茶树，一篱菊花，风雨晦暝之时的片刻小

憩。从黄帝时代算起到现在，中国一定有上百万隐士了。但是，读他们的故事的时候，我很怀疑隐士能不能存在于20世纪。每当我问起台湾的和尚，他们都向我保证说，中国隐士已经不复存在了。经过一个世纪的革命、战争之后，他们怎么还能够存在呢？但是，我仍然怀着疑问。

三年后，我结束了寺院生活，自己隐居在一个名叫竹子湖的山村里。从那里可以俯瞰台北盆地。与此同时，我开始着手翻译一些中国古代隐士的著作：寒山、拾得、丰干、石屋和菩提达摩。十二年后，即1987年冬，台湾当局解除了到中国大陆旅游的禁令，岛上的人民纷纷开始探望他们长达四十年没有见过面的亲友。

1989年春，我决定加入这股人流，不是为了探亲，而是为了寻找隐士。当一位和蔼的赞助人愿意为这趟考察旅行提供费用时，我给在美国的史蒂芬·约翰逊打了电话。早在两年前，他曾经向我表示，如果这样的旅行能够成行的话，他愿意作为摄影师跟我一起去。他没有改变主意，于是我们约好两星期后在香港碰头。我找出自己的旧森林服务背包，让人钉上了新带子。同时我也开始仔细研究地图，尤其是那些注明人口密度的地图。我不知道到哪里去找隐士，但是我猜想，如果还有隐士，那么他们一定会在山里。但是哪些山呢？即使我们碰巧找对了那座山，我们又怎么能找到正确的路径，更何谈那隐士的茅屋呢？而且他们会欢迎来访者吗，尤其是两个挥舞着录音机和照相机的外国人？还有，当局会不会试图阻止我们？一大堆问题。没有答案。

在中国古代，隐士群体的升降沉浮是与来自都城的“风的变化”息息相关的。我想，动身进山前，我们也可以试试风向。在香港碰头后，史蒂芬和我飞往北京。我们是在四月

的最后一天到的，北京的一位德国朋友提出让我们分享他在城郊颐和园里的膳宿设备，我们高兴地接受了。

通过新形式的外贸，中国保持着持续发展的势头，它已经开始把过去的几处皇家园林出租给其公司能够承担得起这笔费用的外国人。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我的朋友恰好住在过去江青住过的那套寓所里（1989年江青尚在人世，1991年自杀身亡——译者注）。

第二天，我们参观了广济寺。广济寺是中国佛教协会的所在地，因此我推想，这儿可能是开始我们的考察的好地方。我问佛协的副会长周绍良，他是否知道我们到哪里可以找到几个隐士。他还没有来得及回答这个问题，广济寺的方丈净慧说，他曾经听说过西安附近的终南山里有隐士。

我对西安地区不熟悉，正想再多打听点儿消息，可是就在这时候，周绍良说话了。他说，中国已经没有任何隐士了，在终南山或其他山里漫游，不但毫无益处，而且很危险。与此相反，他建议我们去参观中国重新活跃起来的几个禅修中心。他很耐心，写下了四个这样的寺庙的地址。我谢谢他的帮助，大家道别。出去的路上，我向那位方丈问讯。他那淡淡的微笑，至今我依然记得。

两天后，史蒂芬和我参观完了城北的长城，回来了。我们的火车要去位于北京西北的古代佛教中心大同，离开车还有四个小时。那一天是五月四日，是现代中国第一次学生运动的七十周年纪念日。那一天，天气晴朗，我们能够听到小鸟在吱吱喳喳地叫，自行车的铃声在响。每个人都在微笑。我们陶醉了。

第二天早晨，我们痛苦地在大同醒来。大同是最沉闷无趣的城市之一，在其城外山腰上，有一千五百年前雕刻的巨